【文学研究】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艰难、缺陷与根基

郑惠生
(汕头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系,广东 汕头 515041)

摘 要:有说服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路径,应该为"文艺学(研究)—文艺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文艺学学术史(整合梳理、深化提升)"。当前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之所以不能像文艺史书写那样让人满意,关键的原因是本该有的"完整链条"不完整,即未能借力于能够展现学术共同体集体智慧的"批评"。就大的方面而言,"文艺学批评"对于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作用,可分别从"众人的前期准备""自身的中间补充"和"他人的后续推进"三个主要环节来考察。

关键词: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文艺史书写;文艺学批评;文艺批评;文艺学共同体;文艺学建设

中图分类号:I02 **文章编号**:1673-5420(2020)04-0066-09

近十几年来,国内文艺学学术史的编撰呈现出逐渐增多和加强的趋势。这不仅表现在编撰内容的系列化乃至巨型化,如由陈众议主编、译林出版社自2013年起陆续出版的《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丛书,至今就有17部之多;还表现在编撰选题的当代性上,如高建平主编的《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1949—2019)》一书,其论述的时间范围甚至覆盖到了该书出版的当年。不难看出,文艺学学术史出版的繁荣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基金项目",或者说基本上是以"基金项目"为依托的"团队化"和"极速化"的产物。故欣喜之余,应当对文艺学学术史编撰有冷静的思考。这里,拟从"文艺学批评"的角度予以探讨。

收稿日期:2020-05-06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郑惠生,教授,研究方向:文艺学批评实践与理论。

一、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难易

尽管我们不赞同后现代主义的某些观点,如“客观的历史研究根本不可能存在”[1]24,但不会否认,针对客观现实世界的历史书写,“还原真相”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原因之一是“历史总是由胜利者写的”,导致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对真实的历史情况难以全部获悉——如“在开发新世界的同时,欧洲人搜刮了数以百万计的原住民财产和土地,将其据为己有。今天我们找寻当年欧洲人搜刮劫掠的历史证据”就“十分困难”[2]3。原因之二是由人类的弱点所造成的:谁都不情愿把不光彩的一面呈现给世人看,隐藏、掩盖、撒谎乃至销毁证据充斥在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在美国,起于1970 年加利福尼亚州并在 14 年内遍及各州的“无过错离婚”法令,其实施过程背后究竟有多少是因虐待、通奸等而离婚的,实在是难以查考[3];再如,1933—1945 年间,在德国,像卡尔·施米特和马丁·海德格尔等人的思想明显走在了“纳粹主义运动的前列”,但众多学者在这一“运动”中“是随波逐流者还是同谋者”,却是一件无法完全还原的事[4]。

相比之下,对学术世界的历史书写,“还原真相”要稍微容易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学术进展有明显的轨迹,这个轨迹就是学术文本。尽管从“文本发生学”[5]的角度需要考证或深入探究,但只要学术文献还在,只要学术文本还未消失,就有谁也无法抹去的确切无疑的一面。也就是说,当文献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时,表面看上去它并没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总体来看,学术文本的时间标记相对清楚,学术史料相对易于确认,学术史实相对易于还原。比如在汉语学术文献里,较早使用“审美时尚”一词的,有曾强的《岭南社会审美心理与广西文学》[6]、肖占鹏的《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7]、刘伟林的《传统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时尚》[8]等几篇文章,但首先将其作为“专门研究对象”并对其概念进行厘定、加以阐述的,则是笔者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包括《论审美时尚的特性》[9]《论审美时尚的潜在负价值》[10]《论审美时尚的非审美心理动因》[11]《论审美时尚的正面价值》[12]《论审美时尚的个体抉择》[13]《论审美时尚的流变规律》[14]以及《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15]等。此后,在这方面又断断续续出现了一些理论性的研究文章,如《审美时尚范畴论》[16]《当代审美时尚: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17]等,也产生了不少应用性研究的成果,如《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审美时尚浅析》[18]《浅析审美时尚中负面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19]等。当然,学术文献的背后也可能存在并不那么光彩的一面,如篡改数据、不当署名等,但学术发展的进程及其评价仍以有据可考的文献为根本。这既不同于书写政治史、战争史、社会史、生活史时还原真相的困难,也不同于书写人类早期文艺史时寻找证据的不易[20]。就此而言,文艺学学术

史的书写的确是更易于做到“有充分的证据”[21]219,也更易于做到客观公允。

不过,在看到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相对容易一面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其相对不容易的一面。

首先,虽然学术文本确定不移,其时间标记也比较清楚,但其中的概念及学术体系却是人为且是因人而异的。这种“话语实践的多变性”[22],必然带来下列两个问题:第一,就单一学术文本而言,其概念是否清晰明朗,其体系是否逻辑自洽;第二,就一系列的学术文本而言,其概念是否是一致的,其体系是否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有所创新的。前者对学术史书写者的“学术认知能力”是一个考验,后者则因其“追本溯源”[23]而上升到“学术史实”的层面,故也对学术史书写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其次,虽然每一个学术文本的内容在性质上是不变的,但其作者的身份以及发表的时间、载体常常会影响其“命运”,即存在的价值。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下列问题:第一,自然科学史的书写以“创新发现”的演进为第一要义,而“创新发现”的衡量,则“以成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准”,这一点是否同样适用于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第二,学术文本的载体及其作者的身份会影响文献本身的传播速度和广度,这一点是否可以作为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重要内容?显然,这两点如何把握是事关“学术史实”的大问题。如果在前一个问题上能真正做到“以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准”,表明书写者对于历史有着最起码的尊重;如果在后一个问题上能真正做到“不论载体和作者的身份”,则意味着书写者会更多地关注并挖掘学术文本的历史内涵和现实意义。当书写者不以“外在标签”而以“内在意涵”即“设想-概念-理论”[24]110为探索的着力点时,针对出于不同时期、不同学者的一系列的“概念及其体系”的厘清和梳理就成为必然。这样的学术史书写,一方面更富于史学价值和学术意义,另一方面必定更为艰难。

二、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缺陷

上文对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难易”进行了分析比较,实际上,无论是易的一面还是难的一面,都是相对的,都取决于书写者学力的高低。仅从普遍性角度讲,没有一个文艺学学者能够精通文艺学领域所有该被写进学术史的专题,总是会给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留下缺陷。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除书写者尽最大可能对相关的“原生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外,就是借助既有相关的“文艺学批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与文艺史书写在条件和要求上有相似之处。

显然,获得公认的有说服力的文艺史书写并不少见,这理应归功于“文艺批评”的发

达。且不说历史上有多少文艺批评家及批评文献,仅《南方文坛》杂志在 1998—2018 年就推出了 113 位新锐文艺批评家[25]。也就是说,文艺史家的书写之所以成功,往往是集合了众人之力,是以有众多文化人积极参与的大量的“文艺批评”[26]为前提的。尽管这里面还存在着因为“文艺观念”的不同而各有侧重的情况[27],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议,如姚雪垠、严家炎等人对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论述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等文类的质疑[28];或者由于“意识形态”乃至“学术门派”而各有所推崇的问题,如吴晓东、张旭东、王德威等人对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所做的不同评判[29],再如 20 世纪 50 年代文艺学界对于“红皮本《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里提升“民间文学”地位的不同反应[30]。简而言之,无论文艺史的书写怎样千差万别,其进路普遍为“文艺—文艺批评(研究)—文艺史(整合梳理、深化提升)”。

显而易见,“重视并考虑他者的想法将使你的思想得到极大的改善”[31]13。如果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没有集合文艺学共同体成员批判之力,缺少必要的前提条件,即一个有着众多学者参与的“文艺学批评”环节,那么,其客观全面就一定是不可能的。简而言之,有说服力的文艺学学术史书写所取的路径,应该为“文艺学(研究)—文艺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文艺学学术史(整合梳理、深化提升)”。

对比可知,当前文艺学学术史书写之所以不能像文艺史书写那样让人满意,关键的原因是本该有的“完整链条”不完整,未能借力于能够展现学术共同体集体智慧的“批评”,缺乏富于专业洞察力的“批评”的奠基,以至于书写者依据被书写者在“学术阶梯”中的地位[32]及其著述的“产出率”乃至“判断可能是武断的”所谓“出版物级别”[33]374-375等各种外在的因素去筛选和评判相关的文献,从而使现有的文艺学学术史更像是一部以极少数人的学术地位和学术名声为核心的文艺学历史,而非文艺学共同体真正想要的能够按照“真实的标准和法则”[34]15去展现文艺学创新演化的历史。

据上所述,对于文艺学共同体而言,当前最迫切的需要是大力发展在本质上属于“对被评价的研究本身进行评价”[35]47的“文艺学批评”。

三、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根基:文艺学批评

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缺陷主要在于“文艺学批评”的缺失。换句话说,如果不以“文艺学批评”为基础,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就必然处在“先天性贫血”的状态。作为“一种以文艺学为批评对象的科学活动”[36],“文艺学批评”对于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作用可分别从“前期准备”“中间补充”和“后续推进”三个主要环节来考察。

(一)前期准备

正如文艺史的编撰是在文艺批评的基础上进行的一样,文艺学学术史的编撰也必须以文艺学批评的充分准备为依托。否则,文艺学学术史的编撰就会失于“漂浮”、陷于“空疏”,也更易于出现“偏颇”。

比如,“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历史书写,借助《轻轻地撩起缪斯的面纱——陈传才教授著<艺术本质特征新论>评介》[37]和《“审美意识形态”说与新时期艺术本质研究》[38]等文,就会发现陈传才先生的《艺术本质特征新论》[39]是一部不该绕过的奠基之作。

值得注意的是,文艺作品的衡量标准特别重视“审美价值”,尤其是“独一无二”的原创性[40]。从时间上看文艺的变化发展是单线式的,但从品质上看却是交错式的。也就是说,从时间上讲文艺的变化是前进了,但从质量上讲却未必:既可能提升了也可能降低了。这就使得文艺史的书写虽以时间为线索,但仍需把重心更多地放在对文艺作品价值独特性的分析上。相比之下,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学术工作要求被‘超越’,要求过时。”[41]174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不仅要以时间为线索,还应该以文艺学成果的传承与创新为分析的重点,致力于探讨既往文艺学成果是如何继承、如何积累、如何创新、如何发展的。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不应遗漏那些有实质性贡献的学术工作者,不管他们的贡献多大,只要拿出了获得有效论证的且为既往研究所没有的创新性观点,就不应该被学术史遗忘。

(二)中间补充

无论文艺学批评主体怎样卖力,面对层出不穷且数量众多的文艺学成果,遗漏总是难免。这意味必须在文艺学学术史书写的过程中做进一步的补充性批评。这一点,虽然很考验文艺学学术史书写者的智力水平和知识储备,但在文艺学批评不发达的情况下却尤为重要。

比如,王淑秧先生《论文学的本质特征》[42]一文,就从未有文章提及过,更不必说有相应的批评了。然而,笔者的主题查阅及分析表明,在当代中国“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开拓史上,该文是一篇较早出现的专论文章。由此可知,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者不仅要在既有的文艺学批评基础上进行,而且还应该根据学术继承与学术发展的实际情况,或拓宽原有文艺学批评的范围,或深化原有文艺学批评的结论,以免遗漏真正有学术贡献的文本。这也能够使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变得更加客观、公正。

(三)后续推进

“最好的也远非完美。”[43]133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无法一蹴而就,即便出版了也未必臻于至善。优秀的文艺学学术史,一定是在不断的修改中完成的。这当然离不开对已

有文艺学学术史的批评,包括观念标准、方法角度、内容范围、史料运用等。通过方方面面的考察,检讨已有文艺学学术史著作的得失,能够为后续的著述提供参考,从而最大限度地推进文艺学学术史的发展和完善。

比如,与“文学经典”有关的各种话题,像“经典观”“经典建构”“经典化”“去经典化”“经典终结”“红色经典”“经典改编”“经典阅读”“经典消费”等的探讨与争鸣,是近 20 年来最能表现“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发生深刻变化的一段历史,但高建平等的《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的书写,却把这样一段轰轰烈烈的批评历史全给省略掉了[44]。未来,同类著述或该作者在修订时如能吸收相关意见,则会使书写更加接近实际。

结　语

针对“文学史”神话,陈平原先生认为:“对于具体的学者来说,撰写一部进入大学课堂的‘文学史’,确实是名利双收的大好事。可要说这就是学问的至境,我不太相信。我甚至怀疑,中国学界(以及出版界)之倾心于编撰各种各样的‘文学史’,除了学问上的追求,还有利益的驱动,以及莫名其妙的虚荣心。”[45]509 像这样的批评,可以说是切中时弊。不过,“学问的至境”倒不一定不能在“文学史”的书写中表现出来。关键在于,书写者是否“以丰厚的积累为根基、以思想的创新为动力”[46],是否具备梳理、驾驭且超越既往研究的学术功底。

就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而言,即便还未“进入大学课堂”,它也同样会给“具体的学者”带来好处。问题是,“具体的学者”能给文艺学共同体提供“真正的知识,而非貌似的知识”[47]26 吗?如果不能,“名利双收”就是不应该的。历史“提供认同”[48]313,作为给文艺学“创新发展”树立“标杆”的文艺学学术史一旦歪曲了“学术真相”,就会让创新性著述的“存续”与重复性著述的“佚失”[49]932 翻转过来,误导整个文艺学共同体,使文艺学建设走更多的弯路,甚或还会对整个社会的学术生态带来消极影响。

这种担扰绝不是多余的。我们发现,不仅整个文艺学共同体在“文艺学批评”上“严重缺失”[50]且普遍“非学术化”[51],而且许多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者,少有甚或没有写过有针对性且有说服力的“文艺学批评”文章,却变成了能驾驭并评判大量文艺学文献的“能手”,变成了能揭示文艺学创新发展脉络、谱系乃至基本规律的“高手”。像这种由“凌空踏步”书写所带来的“狗耕田”[52]397 成果,难道不会让人觉得是非常可疑的吗?

参考文献:

[1] 格奥尔格·伊格尔斯,王晴佳,苏普里娅·穆赫吉. 全球史学史[M]. 杨豫,王晴佳,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 萨克文·伯克维奇. 剑桥美国文学史:第一卷 1590 年—1820 年[M]. 蔡坚,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3] 劳伦斯·弗里德曼. 二十世纪美国法律史[M]. 周大伟,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 贝恩德·吕特尔斯. 卡尔·施米特在第三帝国:学术是时代精神的强化剂? [M]. 葛平亮,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5] 皮埃尔-马克·德比亚齐. 文本发生学[M]. 汪秀华,译.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6] 曾强. 岭南社会审美心理与广西文学[J]. 社会科学探索,1991(5):97-100.

[7] 肖占鹏. 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J]. 文学遗产,1992(1):42-50.

[8] 刘伟林. 传统审美文化与当代审美时尚[J]. 哲学动态,1994(12):30.

[9]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特性[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2):19-26.

[10]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潜在负价值[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8(6):35-41.

[11]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非审美心理动因[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4):27-39.

[12]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正面价值[J]. 广东教育学院学报,1999(5):36-41.

[13]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个体抉择[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3):24-31.

[14] 郑惠生. 论审美时尚的流变规律[J].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2(1):25-39.

[15] 郑惠生. 审美时尚与大众审美文化[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16] 徐放鸣,杨森. 审美时尚范畴论[J]. 江海学刊,2005(4):181-186.

[17] 刘冠君. 当代审美时尚: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D]. 济南:山东大学,2007.

[18] 郑志国. 高职高专类院校学生审美时尚浅析[J]. 太原大学太原学院学报,2008(2):93-95.

[19] 邵二辉. 浅析审美时尚中负面因素对大学生的影响[J]. 浙江青年专修学院学报,2012(2):43-45.

[20] 郑惠生. 论文学经典的生成、意义和特性:兼与王确《文学经典的历史合法性和存在方式》商榷[J]. 社会科学评论,2009(1):11-19.

[21] 刘家和. 史苑学步:史学与理论探研[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2] 罗伯特·布兰顿. 在理由空间之内:推论主义、规范实用主义和元语言表达主义[M]. 孙宁,周靖,黄远帆,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23] 郑惠生. "文艺学批评"建设进路:实践、理论和机制[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3):34-35.

[24] 野中郁次郎,绀野登. 创造知识的方法论[M]. 马奈,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

[25] 张燕玲,张萍. 今日批评百家:批评家印象记[M]. 北京:作家出版社,2019.

[26] 蒂博代. 六说文学批评[M]. 赵坚,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27] 蒋原伦.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的演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8] 杨庆祥. "重写"的限度:"重写文学史"的想象和实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9] 陈平原. 文学史的书写与教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0] 戴燕. 文学史的权力(增订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1] 凯利·E. 豪威尔. 方法论哲学导论[M]. 宋尚玮,译.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9.
[32] 杰弗里·J. 威廉斯. 精神生活与学术状况[G]//杰弗里·J. 威廉斯,编著. 文学制度. 李佳畅,穆雷,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223.
[33] 玛丽·安·达诺威兹,林塞·J. 阿甘斯. 学术生涯模式[G]//芭芭拉·J. 班克,编. 社会性别与高等教育. 朱运致,周宇芬,马黎燕,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5.
[34] 维柯. 论意大利最古老的智慧:从拉丁语源发掘而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35] 伊夫斯·金格拉斯. 大学的新衣? ——对基于文献计量学的科研评价的反思[M]. 刘莉,董彦邦,王琪,译.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
[36] 郑惠生. "文艺学批评"的理论构建[J]. 华文文学,2017(6):62 -71.
[37] 李培坤,李建军. 轻轻地撩起缪斯的面纱:陈传才教授著《艺术本质特征新论》评介[J]. 唐都学刊,1991(4):35 -37 +98.
[38] 李心峰. "审美意识形态"说与新时期艺术本质研究[J]. 黑龙江社会科学,2006(4):83 -91.
[39] 陈传才. 艺术本质特征新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
[40] 郑惠生. 现在"是一个不需要经典的时代"吗:对季广茂教授《经典的黄昏与庶民的戏谑》的学术批评[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5 -6.
[41] 马克斯·韦伯. 学术作为一种志业[G]//马克斯·韦伯. 学术与政治. 钱永祥,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9.
[42] 王淑秧. 论文学的本质特征[J]. 学习与探索,1987(3):110 -115.
[43] 丹·拉维夫,尼西姆·米沙尔. 犹太人与诺贝尔奖[M]. 施冬健,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
[44] 郑惠生. 如何书写"审美文化研究"史:就《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观念史》一书与高建平等先生商榷[J]. 美与时代(下),2020(3):31 -34.
[45] 陈平原.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46] 郑惠生. 值得学界关注和探讨的著述:对妥建清教授《颓废审美风格与晚明现代性研究》的学术批评[J].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108 -116.
[47] 理查德·费尔德曼. 知识论[M]. 文学平,盈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
[48] 阿兰·梅吉尔. 历史知识与历史谬误:当代史学实践导论[M]. 黄红霞,赵晗,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49] 魏根深. 中国历史研究手册:中[M]. 侯旭东,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50] 郑惠生. 从学术期刊看当前文艺学批评的严重缺失:以《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为样本的分析与探讨[J].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4):19 - 27.
[51] 郑惠生. 文艺学批评"非学术化"批判:学术批评研究之一[J]. 学术论坛,2010(8):87 - 91.
[52] 方维规. 概念的历史分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张秀宁)

Difficulties, deficiencies and foundations in wri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ZHENG Huisheng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hantou Polytechnic, Shantou 515041, China)

Abstract: A reasonable way in wri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should start from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research) to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re-research), further to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to integrate, sort out, and then to deepen and promote the whole study). The key reason why wri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an't be as satisfying as writing literature and art history is that it hasn't the complete processes as it should have, that is to say, the failure to use the "criticism" that represents the collective wisdom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n major aspect, the role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in the writing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an be analyzed from the three main links as of "the early preparation stage of people", "the intermediate supplement of oneself" and "the follow-up move forward of others".

Key words: writing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writing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literary criticism; community of literary studies; construction of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